

124

145

西
遊
記
下冊

西遊記

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

話說齊天大聖，空着手敗了陣，來坐於金峴山後，撲梭梭兩眼滴淚，叫道：「師父啊！指望和你，佛恩有德有和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窮。同住同修同解脫，同慈同念顯靈功。」

同緣同相心真契，同見同知道轉通。豈料如今無主杖，空拳赤脚怎興隆！」

大聖悽慘多時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那妖精認得我。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：『真個是鬧天宮之類！』這等看來，決不是凡間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兇星。想因思凡下界。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，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。」

行者這纔是以心問心，自張自主，急翻身，縱起祥雲，直至南天門外。忽抬頭見廣目天王，當面迎着長揖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見玉帝。你在此何幹？」廣目道：「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。」說未了，又見那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大元帥作禮道：「大聖，失迎。請待茶。」行者道：「有事哩。」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，徑入南天門裏。直至靈霄殿外，果又見張道陵、葛仙翁、許旌陽、邱弘濟四元帥並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，一齊起手道：「大聖如何到此？」又問：「保唐僧之功完否？」行者道：「早哩！早哩！路遙魔廣，纔有一半之功。見如今阻住在金峴山金峴洞。有一個兇怪，

把唐師父拿於洞裏，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，那厮神通廣大，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，因此難縛魔王。疑是上界那個兇星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，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，問他個鉗束不嚴。」許旌陽笑道：「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！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放刁，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，纔尋的着個頭兒。」張道陵道：「不消多說，只與他傳報便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

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，引見玉陛。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：「老官兒，累你！累你！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一路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說。於今來在金峴山金峴洞，有一兇怪，把唐僧拿在洞裏，不知是要蒸，要煮，要晒。是老孫尋上他門，與他交戰，那怪却就有些認得老孫，卓是神通廣大，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，因此難縛妖魔。疑是上天兇星，思凡下界，爲此老孫特來啓奏。伏乞天尊垂慈洞鑒，降旨查勘兇星，發兵收勦妖魔，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！」却又打個深躬道：「以聞。」旁有葛仙翁笑道：「猴子是何前倨後恭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不是甚前倨後恭，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。」

彼時玉皇天尊聞奏，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：「既如悟空所奏，可隨查諸天星斗，各宿神王，有無思凡下界，隨即覆奏施行，以聞。」可韓丈人真君領旨，當時即同大聖去查。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；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羣真；又查了雷霆官將陶、張、辛、鄧、苟、畢、龐、劉；最後纔查三十三天，天天自在；又查二十八宿：東七宿，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參、尾、箕；西七宿，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；南七宿，北七宿，宿宿安寧；又查了太陽、太陰、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七政；羅候、計都、炁、孛四餘。滿天星斗，並無思凡下界。行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。」——打攪玉皇大帝，深爲不便。——你自回旨去罷。我在此等你回話便了。」那可韓丈人真君依

命。孫行者等候良久，作詩紀興曰：

『風清雲霧樂昇平，神靜星明顯瑞禎。河漢安寧天地泰，五方八極偃戈旌。』

那可韓司丈人真君，歷歷查勘，回奏玉帝道：『滿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將皆存，並無思凡下界者。』玉帝聞奏：『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，下界擒魔去也。』

四大天師奉旨意，即出靈霄寶殿，對行者道：『大聖啊，玉帝寬恩，言天宮無神思凡，着你挑選幾員天將，擒魔去哩。』行者低頭暗想道：『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，勝似老孫者少。想我鬧天宮時，玉帝遣十萬天兵，佈天羅地網，更不會有一將敢與我比手。向後來，調了小聖二郎，方是我的對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，却怎麼得能殺取勝？』旌旆陽道：『此一時，彼一時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，「一物降一物」哩。你好違了旨意？但憑高見，選用天將，勿得遲疑誤事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。果是不好違旨。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，煩旌旆轉奏玉帝，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。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能擒得他，是老孫之幸；若不能，那時再作區處。』

真個那天師啓奏了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，率領衆部天兵，與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。行者又對天師道：『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謝謝不盡。還有一事，再煩轉達：但得兩個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戰鬪之時，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掬，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，深爲良計也。』天師笑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』天師又奏玉帝，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、張蕃二雷公，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。遂與天王、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。

頃刻而到。行者道：「此山便是金峴山。山中間乃是金峴洞。列位商議，却教那個先去索戰？」天王停下雲頭，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：「大聖素知小兒哪吒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善能變化，隨身有降妖兵器，須教他先去出陣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等老孫引太子去來。」

那太子抖擻雄威，與大聖跳在高山，徑至洞口，但見那洞門緊閉，崖下無精。行者上前高叫：「潑魔！快開門！還我師父來也！」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，急報道：「大王，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，在門前叫戰哩。」那魔王道：「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，空手難爭，想是請得救兵來也。」叫：「取兵器！」魔王綽鎗在手，走到門外觀看，那小童男，生得相貌清奇，十分精壯。真個是：

玉面嬌容如滿月，朱脣方口露銀牙。眼光掣電睛珠暴，額闊凝霞髮髻整。繡帶舞風飛彩焰，錦袍映日放金花。環繚灼灼攀心鏡，寶甲輝輝襯戰靴。身小聲洪多壯麗，三天護教惡哪吒。

魔王笑道：「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，名喚做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？」太子道：「因你這潑魔作亂，困害東土聖僧，奉玉帝金旨，特來拿你！」魔王大怒道：「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。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！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，敢出朗言！不要走！喫吾一鎗！」

這太子使斬妖劍，劈手相迎。他兩個搭上手，却纔賭鬪，那大聖急轉山坡，叫：「雷公何在？快早去，着妖魔下個雷掬，助太子降伏來也！」鄧、張二公，即踏雲光。正欲下手，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三頭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來；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，三柄長鎗抵住。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，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。是那六般兵器？却是砍妖劍、斬妖刀、縛妖索、降魔杵、繡毬、火輪兒。大叫一聲「變！」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驟雨冰雹，

紛紛密密，望妖魔打將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懼，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，望空拋起，叫聲「着！」唵喇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，慌得那哪吒太子，赤手逃生。魔王得勝而回。

鄧、張二雷公，在空中暗笑道：「早是我先看頭勢，不曾放了雷掇。假若被他套將去，却怎麼回見天尊？」二公按落雲頭，與太子來山南坡下，對李天王道：「妖魔果神通廣大！」悟空在旁笑道：「那厮神通也只如此，爭奈那個圈子利害。不知是甚麼寶貝，丟起來善套諸物。」哪吒恨道：「這大聖甚不成人！我等折兵敗陣，十分煩惱，都只爲你；你反喜笑何也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說煩惱，終然我老孫不煩惱；我如今沒計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。」天王道：「似此怎生結果？」行者道：「憑你等再怎計較；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」天王道：「套不去者，惟水火最利。常言道：『水火無情。』」行者聞言道：「說得有理！你且穩坐在此，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。」鄧、張二公道：「又去做甚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這去，不消啓奏玉帝，只到南天門裏，上彤華宮，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，燒那怪物一場，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，捉住妖魔。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，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。」太子聞言甚喜道：「不必遲疑，請大聖早去早來。我等只在此拱候。」

行者縱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門外。那廣目與四將迎道：「大聖如何又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李天王着太子出師，只一陣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撈了去了。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。」四將不敢久留，讓他進去。至彤華宮，只見那火部衆神，即入報道：「孫悟空欲見主公。」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，整衣出門迎進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，更無一人思凡。」行者道：「已知。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，失

了兵器，特來請你救援救援。」星君道：「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，他出身時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；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望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因與李天王計議，天地間至利者，惟水火也。那怪物有一個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甚麼寶貝，故此說火能滅諸物，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，救我師父一難。」

火德星君聞言，即點本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峽山南坡下，與天王、雷公等相見了。天王道：「孫大聖，你還去叫那厮出來，等我與他交戰。待他拿動圈子，我却閃過，教火德帥衆燒他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正是，我和你來。」火德共太子、鄧、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，與他挑戰。

這大聖到了金峽洞口，叫聲「開門！快早還我師父！」那小怪又急通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了！」那魔帥衆出洞，見了行者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又請了甚麼兵來耶？」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，喝道：「潑魔頭！認得我麼？」魔王笑道：「李天王，想要與你令郎報仇，欲討兵器麼？」天王道：「一則報仇要兵器，二來是拿你救唐僧！不要走！喫吾一刀！」那怪物側身躲過，挺長鎗，隨手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，這場好殺！你看那：

天王刀砍，妖怪鎗迎。刀砍霜光噴烈火，鎗迎銳氣迸愁雲。一個是金峽山生成的惡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。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，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倫。天王使法飛沙石，魔怪爭強播土塵。播土能教天地暗，飛沙善着海江渾。兩家努力爭功績，皆爲唐僧拜世尊。

那孫大聖，見他兩個交戰，即轉身跳上高峯，對火德星君道：「三聖用心者！你看那妖魔與天王正鬪到好處，却又取出圈子來。天王看見，即撥祥光，敗陣而走。這高峯上火德星君，忙傳號令，教

衆部火神，一齊放火。這一場真個利害。好火！

經云：『南方者火之精也。』雖星星之火，能燒萬頃之田；乃三炷之威，能變百端之火。今有火鎗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各部神祇，所用不一，但見那半空中，火鴉飛噪；滿山頭，火馬奔騰。雙雙赤鼠，對對火龍。雙雙赤鼠噴烈焰，萬里通紅；對對火龍吐濃煙，千方共黑。火車兒推出，火葫蘆撒開。火旗搖動一天霞，火棒攪行盈地燎。說甚麼甯戚鞭牛，勝強似周郎赤壁。這個是天火非凡利害，烘烘熾熾火風紅！

那妖魔見火來時，全無恐懼。將圈子望空拋起，唵喇一聲，把這火龍、火馬、火鴉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一圈子又套將下去，轉回本洞，得勝收兵。

這火德星君，手執着一桿空旗，招回衆將，會合天王等，坐於山南坡下，對行者道：『大聖啊，這箇兇魔，真是罕見！我今折了火具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不須報怨。列位且請寬坐坐，老孫再去來。』天王道：『你又往那裏去？』行者道：『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斷然怕水。常言道：『水能尅火。』等老孫去北天門裏，請水德星君施佈水勢，往他洞裏一灌，把魔王渰死，取物件還你們。』天王道：『此計雖妙，但恐連你師父都渰死也。』行者道：『沒事；渰死我師，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。如今稽遲列位，甚是不當。』火德道：『既如此，且請行，請行。』

好大聖，又駕觔斗雲，徑到北天門外。忽抬頭，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：『孫大聖何往？』行者道：『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。你在此作甚？』多聞道：『今日輪該巡視。』正說處，又見那龐、

劉、荷、畢四大天將，進禮邀茶。行者道：「不勞！不勞！我事急矣！」遂別却門神，直至烏浩宮，着水部衆神即時通報。衆神報道：「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。」水德星君聞言，即將查點四海五湖、八河四瀆、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。整冠束帶，接出宮門，迎進宮內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，恐有本部之神，思凡作怪，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，尙未完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廣大之精。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個圈子，將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孫無奈，又上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，又將火龍、火馬等物，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必然怕水，特來告請星君，施水勢，與我捉那妖精，取兵器歸還天將。吾師之難，亦可救也。」

水德聞言，即令黃河水伯神王：「隨大聖去助功。」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盃道：「我有此物盛水。」行者道：「看！這盃兒能盛幾何？妖魔如何滄得？」水伯道：「不瞞大聖說。我這一盃，乃是黃河之水。半盃就是半河，一盃就是一河。」行者喜道：「只消半盃足矣。」遂辭別水德，與黃河神躲離天闕。

那水伯將盃兒望黃河舀了半盃，跟大聖至金嶼山，向南坡下見了天王、太子、雷公、火德，具言前事。行者道：「不必細講，且教水伯跟我去。待我叫開他門，不要等他出來，就將水往門裏一倒，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滄死，我却去撈師父的屍首，再救活不遲。」那水伯依命，緊隨行者，轉山坡，徑至洞口，叫聲「妖怪開門！」那把門的小妖，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，急又去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矣！」

那魔聞說，帶了寶貝，綽鎗就走，響一聲，開了石門。這水伯將白玉盃向裏一傾，那妖見是水來，撒了長鎗，即忙取出圈子，撐住二門。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，慌得孫大聖急縱觔斗，

與水伯跳在高峯。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高峯之前，觀看那水。波濤泛漲，着實狂瀾。好水！真個是：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測。蓋唯神功運化，利萬物而流漲百川。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，又見那滔滔勢漫天。雄威響若雷奔走，猛湧波如雪捲顛。千丈波高漫路道，萬層濤激泛山巖。冷冷如漱玉，滾滾似鳴絃。觸石滄滄噴碎玉，回湍渺渺漩窩圓。低低凹凹隨流蕩，滿澗平溝上下連。行者見了心慌道：『不好啊！水漫四野，淹了民田，未曾灌在他的洞裏，曾奈之何？』喚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『小神只會放水，却不會收水。常言道：『潑水難收。』』咦！那座山却也高峻，這場水只奔低流。須臾間，四散而歸澗壑。

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，在外邊吆吆喝喝，伸拳擲袖，弄棒拈鎗，依舊喜喜歡歡耍子。天王道：『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，枉費一場之功也！』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，雙手輪拳，闖至妖魔門首，喝道：『那裏走！看打！』謊得那幾個小妖，丟了鎗棒，跑入洞裏，戰兢兢的報道：『大王！不好了！打將來了！』那魔王挺長鎗，迎出門前道：『這潑猴老大德懶！你幾番家敵不過我，縱水火亦不能近，怎麼又踵將來送命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兒子反說了哩！不知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！走過來，喫老外公一拳！』那妖魔笑道：『這猴兒勉強纏帳！』我倒使鎗，他却使拳。那般一個筋鬍子，拳頭，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，怎麼稱得個鎚子起也？——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我且把鎗放下，與你走一路拳看看！』行者笑道：『說得是！走上來！』

那妖撩衣進步，丟了個架子，舉起兩個拳來，真似打油的鐵鎚模樣。這大聖展足挪身，擺開解數，在那洞門前，與那魔王遞走拳勢。這一場好打！咦！

拽開大四平，踢起雙飛脚。韜脅劈胸墩，剜心摘胆箸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騎鶴。餓虎撲食最傷人，蛟龍戲水能兇惡。魔王使個蟒翻身，大聖却施鹿解角。翹跟淬地龍，扭碗拿天棗。青獅張口來，鯉魚跌脊躍。蓋頂撒花，透腰貫索。迎風貼扇兒，急雨催花落。妖精便使觀音掌，行者就對羅漢脚。長拳開闊自然鬆，怎比短拳多緊削？兩個相持數十回，一般本事無強弱。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厮打，只見這高峯頭，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，火德星鼓掌誇稱。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，帥衆神跳到跟前，都要來相助；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，舞劍輪刀一齊護。孫大聖見事不諧，將毫毛拔下一把，望空撒起，叫「變！」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，一擁上前，把那妖纏住，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掃毛的掃毛。那怪物慌了，急把圈子拿將出來。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，撥轉雲頭，走上高峯逃陣。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，唿喇的一聲，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，收爲本相，套入洞中，得了勝，領兵閉門，賀喜而去。

這太子道：「孫大聖還是個好漢！這一路拳，走得似錦上添花；使分身法，正是人前顯貴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列位在此遠觀，那怪的本事，比老孫如何？」李天王道：「他拳鬆脚慢，不如大聖的緊疾。他見我們去時，也就着忙；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，他就急了；所以大弄個圈套。」行者道：「魔王好治，只是圈子難降。」火德與水伯道：「若還取勝，除非得了他那寶貝，然後可擒。」行者道：「他那寶貝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來。」鄧、張二公笑道：「若要行偷禮，除大聖再無能者。想當年大鬧天宮時，偷御酒，偷蟠桃，偷龍肝，偷鳳髓及老君之丹，那是何等手段！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既如此，你們且坐，等老孫打聽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跳下峯頭，私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麻蒼蠅兒。真個秀溜！你看他：

翎翅薄如竹漠，身軀小似花心。手足比毛更瑩，星星眼窟明明。善自聞香逐氣，飛時迅速乘風。稱來剛壓定盤星，可愛些些有用。

輕輕的飛在門上，爬到門縫邊，鑽進去，只見那大小羣妖，舞的舞，唱的唱，排列兩旁；老魔王高坐臺上，面前擺着些蛇肉、鹿脯、熊掌、駝峯、山蔬果品，有一把青磁酒壺，香噴噴的羊酪椰醪，大碗家寬懷暢飲。行者落於小妖叢裏，又變做一個獾頭精，慢慢的演近臺邊，看穀多時，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。急抽身轉至臺後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，火馬號嘶。忽抬頭，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，喜得他心癢難撻，忘記了更容變像，走上前拿了鐵棒，現原身丟開解數，一路棒打將出去。慌得那羣妖胆戰心驚，老魔王措手不及，却被他推倒三個，放倒兩個，打開一條血路，徑自出了洞門。這纔是：魔頭驕傲無防備，主杖還歸與本人。畢竟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〔一〕 纏帳——糾纏。

〔二〕 筋髓(《XY》)子——形容瘦得皮包骨。

〔三〕 秀溜——秀氣。

第五十二回

悟空大鬧金兜洞

如來暗示主人公

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，打出門前，跳上高峯，對衆神滿心歡喜。李天王道：「你這場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變化，進他洞去，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，喫得勝酒哩，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。我轉他後面，忽聽得馬叫龍吟，知是火部之物。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，是老孫拿在手中，一路打將出來也。」衆神道：「你的寶貝得了，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難！不難！我有了這根鐵棒，不管怎的，也要打倒他，取寶貝還你。」正講處，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，喊聲振地。原來是兇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。行者見了，叫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好！好！正合吾意！列位請坐，待老孫再去捉他。」

好大聖，舉鐵棒劈面迎來，喝道：「潑魔那裏去！看棍！」那怪使鎗支住，罵道：「賊猴頭！着實無禮！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！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！那件兒是你的？不要走！喫老爺一棍！」那怪物輪鎗隔架。這一場好戰：

大聖施威猛，妖魔不順柔。兩家齊鬪勇，那個肯干休！這一個鐵棒如龍尾，那一個長鎗似蟒頭。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，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。只見那彩霧朦朧山嶺暗，祥雲變變樹林愁。滿空飛鳥皆停翅，四野狼蟲盡縮頭。那陣上小妖吶喊，這壁廂行者抖擻。一條鐵棒無

人敵，打遍西方萬里遊。那桿長鎗真對手，永鎮金甌稱上籌。相遇這場無好散，不見高低誓不休。

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，不分勝敗，早又見天色將晚。妖魔支着長鎗道：「悟空，你住了。天昏地暗，不是個賭鬪之時，且各歇息歇息，明朝再與你比迸。」行者罵道：「潑畜休言！老孫的興頭纔來，管甚麼天晚！是必與你定個輸贏！」那怪物喝一聲，虛幌一鎗，逃了性命，帥羣妖收轉干戈，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。

這大聖拽棍方回，天神在峯頭賀喜，都道：「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，無量無邊的真本事！」行者笑道：「承過獎！承過獎！」李天王近前道：「此言實非褒獎，真是一條好漢子！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！」行者道：「且休題風話。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，必然疲倦。我也說不得辛苦，你們都放懷坐坐，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，務要偷了他的，捉住那怪，尋取兵器，奉還汝等歸天。」太子道：「今已天晚，不若安眠一宿，明早去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小郎不知世事！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？似這等掏摸的，必須夜去夜來，不知不覺，纔是買賣哩。」火德與雷公道：「三太子休言。這件事我們不知。大聖是個慣家熟套，須教他趁此時候，一則魔頭困倦，二來夜黑無防，就請快去！快去！」好大聖，笑嘻嘻的，將鐵棒藏了。跳下高峯，又至洞口。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促織兒。真個：

嘴硬鬚長皮黑，眼明爪腳丫叉。風清月明叫牆涯，夜靜如同人話。

泣露淒涼景色，聲音斷續堪誇。客牕旅思怕聞他，偏在空階牀下。

蹬開大腿，三五跳，跳到門邊，自門縫裏鑽將進去，蹲在那壁根下，迎着裏面燈光，仔細觀看。只見

那大小羣妖，一個個狼餐虎噬，正都喫東西哩。行者撲撲鎚鎚的叫了一遍。少時間，收了家火，又都去安排窩鋪，各各安身。約摸有一更時分，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，只聽那老魔傳令，教：「各門上小的醒睡！恐孫悟空又變甚麼，私入家偷盜。」又有些該班坐夜的，滌滌托托，梆鈴齊響。這大聖越好事。鑽入房門，見有一架石牀，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鬼，展鋪蓋伏侍老魔，脫脚的脫脚，解衣的解衣。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，左胳膊上，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，原來像一個連珠蠟頭模樣。你看他更不取下，轉往上抹了兩抹，緊緊的勒在胳膊上，方纔睡下。行者見了，將身又變，變作一個黃皮蛇蚤，跳上石牀，鑽入被裏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，着實一口，叮的那怪翻身罵道：「這些少打的奴才！被也不抖，牀也不拂，不知甚麼東西，咬了我這一下！」他却把圈子又掙上兩掙，依然睡下。行者爬上那圈子，又咬一口。那怪睡不得，又翻過身來道：「刺開○殺我也！」

行者見他關防得緊，寶貝又隨身，不肯除下，料偷他的不得。跳下牀來，還變做促織兒，出了房門，徑至後面，又聽得龍吟馬嘶。原來那層門緊鎖，火龍、火馬，都吊在裏面。行者現了原身，走近門前，使個解鎖法，念動呪語，用手一抹，挖掙一聲，那鎖雙鎖俱就脫落，推開門，闖將進去觀看，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，如白日一般。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，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，并那火德的火弓、火箭等物。行者映火光，週圍看了一遍，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，放着一把毫毛。大聖滿心歡喜，將毫毛拿起來，呵了兩口熱氣，叫聲「變！」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，教他都拿了刀、劍、杵、索、裘輪及弓、箭、鎗、車、葫蘆、火鴉、火鼠、火馬，一應套去之物，騎了火龍，縱起火勢，從裏邊往外燒來。只聽得烘烘熾熾，扑扑乒乓，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。慌

得那些大小妖精，夢夢查查的，抱着被，朦着頭，喊的喊，哭的哭，一個個走頭無路，被這火燒死大半。美猴王得勝回來，只好有三更時候。

却說那高峯上，李天王衆位，忽見火光幌亮，一擁前來。見行者騎着龍，喝喝呼呼，縱着小猴，徑上峯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「來收兵器！來收兵器！」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，這行者將身一抖，那把毫毛復上身來。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，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，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。

却說那金峽洞裏火焰紛紛，謊得個兇大王魂不附體，急欠身開了房門，雙手拿着圈子，東推東火滅，西推西火消，滿空中冒煙突火，執着寶貝跑了一遍，四下裏煙火俱熄。急忙收救羣妖，已此燒殺大半，男男女女，收不上百十餘丁；又查看藏兵之內，各件皆無；又去後面看處，見八戒、沙僧與長老還網住未解，白龍馬還在槽上，行李擔亦在屋裏。妖魔遂恨道：「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，失了火，致令如此！」旁有近侍的告道：「大王，這火不干本家之事，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，放了那火部之物，盜了神兵去也。」老魔方然省悟道：「沒有別人，斷乎是孫悟空那賊！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！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，在我這胳膊叮了兩口。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，見我抹勒得緊，不能下手，故此盜了兵器，縱着火龍，放此狠毒之心，意欲燒殺我也。——賊猴啊！你枉使機關，不知我的本事！我但帶了這件寶貝，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，赴火池而不能焚哩！這番若拿住那賊，只把刮了點臊，方趁我心！」

說着話，懊惱多時，不覺的鷄鳴天曉。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，天色已明，不須怠慢。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，與火部等扶助你，再去力戰，庶幾這次可擒拿也。」行者笑